

收稿日期:2022-12-25

新时期以来江苏获奖小说研究

——以获得“鲁奖”“茅奖”作品为考察对象

施 军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摘要:新时期以来,江苏小说创作取得丰硕成果,收获多个奖项。短篇小说获奖的连续性、长篇小说获奖的异军突起,以及作家队伍的老中青结合、区域小说获奖的均衡格局,是江苏小说获奖的主要特点。江苏获奖小说题材相对集中在农村乡土、农民工与城镇底层生活以及文化历史等方面,具有平常性、现实性、深刻性和正向性等特点。获奖小说艺术表现丰富多样,娴熟的现实主义手法、精致的细节描写、严谨的小说结构以及个性、诗性与智性语言,构建了新时期以来江苏小说整体的审美风貌。未来江苏小说创作应更加注重小说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新变、独特形象的塑造、地方文化的融入,以推进江苏文学创作和江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关键词:江苏获奖小说;“鲁奖”;“茅奖”;新时期;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3)02-0062-09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世纪江苏小说研究(2000—2015)”(16ZWA003)。

作者简介:施军(1963—),男,江苏洪泽人,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与新世纪文学批评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3.02.023

一、江苏小说获奖概况

新时期以来,江苏作家^①共有13篇(部)作品获得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中的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奖项,占全国获奖总数130篇(部)的10%。其中获得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8篇,占全国40篇获奖短篇小说的20%,中篇小说获奖2篇,占全国44篇获奖中篇小说的4.5%;获茅盾长篇小说奖3部,占全国46部长篇小说获奖的6.5%。从获奖作品数量与类型看,江苏的短篇小说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占全国获奖数的五分之一。从获奖作家数量看,江苏共有9位作家获奖,占全国获奖人数117人的7.6%,他们贡献了全国获奖小说总量的10%。另外,江苏作家毕飞宇、苏童、徐则臣获得2篇(部)以上小说奖,而全国其他地区作家获得2篇(部)以上奖的也只

^① 江苏作家包括三类:一是生于江苏且一直在江苏生活工作的作家;二是生于江苏且曾于江苏生活工作或于江苏作协签约过的作家;三是由外省来江苏生活工作且与江苏作协签约的作家。

有李国文、刘醒龙、王安忆、张洁、格非、阎连科、迟子建等7人,其中获得短篇、中篇、长篇奖大满贯的全国只有迟子建与毕飞宇2人。毕飞宇也是江苏最早获奖(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和获奖时最年轻作家。

从新时期与新世纪获奖情况比较来看,新世纪江苏小说更加突出。获奖作家从新时期的1位到新世纪的9位。从获奖的时间看,江苏小说的获奖绝大多数都是在新世纪之后,在新时期以来的13篇(部)获奖作品中,有12篇(部)是在新世纪之后获得,12篇(部)小说占新世纪全国获奖82篇(部)的14.6%,其中短篇小说7篇占全国获奖作品29篇的24.1%,中篇小说2篇占全国获奖作品29篇的6.9%,长篇小说获奖3部占全国获奖作品24部的12.5%。从全国范围看,新世纪获得2篇(部)作品奖励的作家有迟子建、格非、毕飞宇、苏童、徐则臣5位,江苏占了大半。由此看出,江苏新世纪小说发展较快、成绩突出。

新时期以来江苏小说获奖有以下特点:

一、短篇小说是江苏小说获奖的强项。表现之一是获奖数量多。短篇小说获奖8篇,分别是:《哺乳期的女人》(毕飞宇,1997年,第一届)、《大老郑的女人》(魏微,2004年,第三届)、《城乡简史》(范小青,2007年,第四届)、《伴宴》(鲁敏,2010年,第五届)、《茨菰》(苏童,2010年,第五届)、《如果大雪封门》(徐则臣,2014年,第六届)、《香炉山》(叶弥,2014年,第六届)、《七层宝塔》(朱辉,2018年,第七届)。在江苏新时期以来整个长、中、短13篇(部)获奖篇数中,短篇小说占到了61.5%,而长篇与中篇加起来也就是38.5%。表现之二是短篇小说获奖的连续性。江苏短篇小说除了第二届、第八届没有作品获奖外,其他每届都有斩获。表现之三是短篇小说获奖的集中性,就是说在同一届评奖中,江苏作家往往有2人同时获奖,如第五届有苏童、鲁敏同时获奖,第六届有叶弥、徐则臣同时获奖。鲁迅文学奖每四年才评一次,同一类型小说最多也只有5篇(部)作品,一个省份的2位作家同时获奖,确实不易。

二、江苏长篇小说厚积薄发,在前七届没有1部作品获奖的情况下,从2011年第八届、2015年第九届、2019年第十届连续有毕飞宇的《推拿》、苏童的《黄雀记》和徐则臣的《北上》获奖,在新世纪全国获奖的24部长篇中,江苏占了3个席位。可见江苏小说创作在短篇小说优势的基础上,经过新世纪10多年的积累,长篇小说开始异军突起,江苏小说大省的地位稳固建立。

三、江苏中篇小说获奖是短板。江苏的中篇小说近30年来获奖的只有毕飞宇《玉米》(2004年,第三届)和葛亮《飞发》(2022年,第八届),获奖篇数与长篇、短篇相比,比例较低。

四、获奖作家队伍构成特征明显。在年龄结构上,1960年代出生的作家有4位,即毕飞宇、苏童、叶弥和朱辉,1970年代出生的获奖作家有4位,即魏微、鲁敏、徐则臣和葛亮,1950年代出生的获奖作家只有范小青1位。获奖作家以中青年为主体,70后作家初次获奖的平均年龄只有35.3岁,说明了江苏中青年作家具有旺盛的创作力和较高的创作起点。从获奖作家的性别结构看,男作家5位,即毕飞宇、苏童、徐则臣、朱辉和葛亮,女作家4位:范小青、魏微、鲁敏与叶弥,男女作家基本上平分秋色,由此看出江苏女作家不让须眉的态势。再从作家的出生区域看,苏南作家有4位,即范小青、苏童、叶弥和葛亮,苏中作家有毕飞宇与朱辉2位,苏北作家有魏微、鲁敏、徐则臣3位,获奖作家基本上均匀分布在江苏的南中北三大板块。从获奖小说数量分布看,苏南5篇(部),苏中4篇(部),苏北4篇(部),各个区域获奖数量大致均等,三个区域也都有短篇与长篇获奖。由此可看出江苏小说创作在区域上协调发展的特点。

总体看,江苏小说获奖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短篇小说获奖的连续性、长篇小说的近期发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获奖作家性别比例相近,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板块获奖作家与获奖作品数量大致相当的格局,使得江苏小说保持很好的协调性与整体性发展的态势。就获奖作家的年龄结构看,在1950年代及之前老一辈作家依然有所担当的情况

下,中青年作家已渐渐成为了江苏小说获奖的主力军,老中青三代结合的作家群体,将为江苏小说创作未来发展蓄积着可持续力量。

二、江苏获奖小说的题材选择与主题呈现

以乡村为背景,表现当代农村政治、文化、经济、心理等方面的形态与变化,这是江苏获奖小说题材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哺乳期的女人》以1990年代为背景,表现了父母外出打工的乡镇留守儿童的情感渴望。缺少母爱的旺旺渴望喝到惠嫂的奶水,实际上是母爱匮乏的心理伤痛,而惠嫂对旺旺的怜爱也正是伟大母爱的自然表现。《玉米》以苏北乡村为背景,描写了上世纪70年代前后乡村政权对乡村生活的主宰,尤其对乡村婚姻及农民命运的影响。玉米为了往日的荣光和家庭的靠山,心甘情愿让权力绑架了她的婚姻,轻易而又无奈地失去了她矜持的女贞,小说揭示的是权力对人性的异化^[1]。《七层宝塔》叙述的是在乡村居住空间变化的情况下,农民们对往日农耕生活环境的怀念与不舍,以及对现代商业社会的恐惧与担忧,强烈的对比,如唯利是图的商业时代与古板守朴的农耕文明相比,传统庭院与单元楼房相比,宝塔的不断被损毁与农田开发日趋繁华相比,蕴含着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商业与农耕等多重矛盾,交织在唐老爹一代农民心里。这篇小说从一个特定视角表现了当代乡村题材小说的独特性、丰富性。

对当代农民工及城镇底层人物的关注,是新时期以来江苏获奖小说题材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迅速兴起,城市化建设与改造运动风起云涌,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劳动在各行各业,活跃在各条战线,由此他们的身份也由纯务农性质的农民变为城市各个工种劳动者的农民工,成为农民与工人的结合体。这样一种因时而变的时代社会大潮,不能不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尤其是在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背景下,表现这样的在底层辛勤劳作的弱势群体,无疑包蕴着作家人文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

范小青的《城乡简史》写于2006年,是新世纪较早涉及农民工题材的作品,表达出农民最初进城的欲望与动机,以及早期农民进城务工的辛酸。但这一切在范小青平静的笔法里,我们更感受到的是城乡两极生活的差别及城乡之间的人们不同的心理律动。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是写乡下女人进城为挣钱和外地生意人做露水夫妻的故事。小说生动演绎了改革开放初期城乡畸形男女关系。魏微的笔法显得很平静,带有女性的同情。这篇小说在情感上很难使人生恨,却使人心酸,在大老郑“女人”的自我满足中,读者却感到了刺骨的伤痛。同样是打工与底层题材的小说《如果大雪封门》和《推拿》表现的却是另一番图景,它们没有《城乡简史》《大老郑的女人》中所透露出的酸楚感,而是用另一种笔法写出农民工和城市底层劳动者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表现出人性的丝丝暖意。《如果大雪封门》描写几个北漂青年靠贴小广告、放养鸽子等赚钱糊口,虽生活艰难,但怀揣梦想,他们之间的关心与相互帮助使人感动。《推拿》以点代面,通过几组盲人的描写,表现他们虽身有残疾但内心健康,充满善意,当一人有难时,往往众人相助,故事令人感动,人性的光辉使人震撼。《黄雀记》写的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及以后小城镇香椿树街上三个年轻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小说以普通人日常生活为叙事内容,重点叙述了保润、柳生、仙女三人之间的爱恨冤仇,但三个年轻人成长交往过程中的联系、纠缠、误会、陷害,最终都走向悲剧性的结局,成为了时代与社会的缩影,也暗含着命运之手无处不在的神秘性^[2]。

江苏获奖小说第三类题材涉及爱情、文化与历史等元素。《香炉山》以乡村为背景,侧重心理描写,以纤细笔触描写了一位大龄女青年在偶遇男青年后微妙的心理变化。在男青年纯洁自然的爱意和乐观大方的气质面前,女青年从最初本能的防范到逐步有好感,最终产生了思恋之情。小说情感描写自然不着痕迹,但却有冲击力。《伴宴》题材是一个涉及文化的严肃话题,即民族高雅艺术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县剧团改制后面临倒闭,艺术家们面对市场商业大潮对传统艺术的

侵蚀与逼迫,不得不走上媚俗伴宴之路。为了乐团的生存,他们丢失了音乐的崇高之美,也丧失了艺人的艺术尊严。小说结尾写道,崇尚艺术之“韵”、热爱琵琶艺术的宋琛跟一个瞎子拉二胡走街串巷挣几个钱难道不是一样的吗?高雅艺术一旦被商业绑架,必然失去唯美的灵魂。现代社会一旦失去文化的支撑,必将在俗气的泥潭中无法自拔。《飞发》写的是理发店与理发师的故事,小说围绕着父与子的冲突,两种理发“技艺”的较量与和解,在传统与现实、历史与代际、新与旧的辩证关系中,呈现出了繁复的历史风貌和深刻的文化图景。《北上》的题材则显得开阔宏远,具有历史纵深感。小说从1900年叙述起到2014年止,时间跨度100多年,主要线索是意大利人小波罗雇人雇船从杭州沿运河北上,寻找他的弟弟,描述了运河沿线的民俗和自然风光,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下,再现了义和团扶清灭洋、朝廷媚外安内以及灾荒旱涝等历史景象。小说将近代历史与运河文化融合在一起,涉及五个家族的百年沧桑变化,显得厚重饱满。

总的来看,江苏获奖小说题材选择相对比较集中,主要是农村乡土、农民工及城镇底层劳动者生活,再加上爱情、文化等方面。就获奖小说题材选择与描写来说,江苏作家看上去漫不经心随手拈来,但却包含着作家深厚的学养与锐利的写作笔法,题材选择有如下特点:

一、题材的平常性。从获奖的十多篇小说看,选材主要从小处着眼,以小衬大,以普遍描写一般,以日常表现永恒。无论是《玉米》《茨菰》关于乡村政权与乡村文化习俗的困境叙述,还是《城乡简史》《大老郑的女人》城中生活描写,抑或是对在城里打工的一群青年和盲人的刻画,这些都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日常状态与事件,没有大开大合式的题材事件,很少有惊心动魄的情节设计,几乎都是生活的原生态呈现,却能使读者从平常中读出不一般,从一般故事中悟出深刻思想。

二、题材的现实性。江苏作家大都具有关注现实生活的人文情怀,他们留意当代社会发展状况,关心一般百姓的现实人生。他们很少去遥望历史的苍远,不太情愿去发思古之幽情。这些获奖小说,除《北上》外,从时间维度看,表现的事件与生活最远的也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况且这一时间还是作为背景存在。如《黄雀记》中祖父文革时期遭批斗殴打的经历,作者在时间线中并未正面叙述,而是将其镶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间缝隙中来展开潜在叙述的。毕飞宇《玉米》也将时间放在了上世纪70年代前后,但小说表现的乡村政权的魔力就是在今天依然有其认识作用。《北上》虽有近代历史事件的描写,但也有相当篇幅对当下社会现实做了叙述。获奖作家从现实生活中选材,表现出江苏作家现实主义精神和文学为人生的创作原则。

三、主题的深刻性。江苏获奖小说看似在描写一些日常性的题材,但往往蕴含着深刻而尖锐的思考与发现。王才们虽是对一瓶精油产生好奇,但小说深层反映的是当代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世代耕种土地、思想受到禁锢的乡下人开始有了憧憬外面精彩世界的梦想,并勇于走了出来要做城里人,这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意识的深刻变化。大老郑“女人”为孩子学费和盖房子甘于过露水夫妻生活没有显示出丝毫的羞愧与不安,隐含着现代生活对传统婚姻价值观念的冲击与影响,但其深刻之处在于我们对此却很难作出简单的道德指责或是情感上的怜悯。《伴宴》的敏锐就在于描写了典雅与低俗、清高与媚俗、传统与世俗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对宋琛这样的艺术家难以抵抗商业侵蚀的担忧与牵挂。这种困境与尴尬正是在这新旧转型中出现的阵痛,作者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现实生活中的最重要的环节,而作家的任务也正是在社会裂变中洞察并表现人们心态的变化。《飞发》在社会变迁与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中,书写大时代里小人物心灵史,试图揭示文化形态的成长与文化基因内部枯荣的关系。

四、主题的正向性。江苏获奖小说主题意义具有积极向上的正向引导性,表现出江苏作家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与精神操守。对乡土世界的描写,对农民工及城镇底层人物的关注,表达出作家们的平等意识和对平常人物的尊重。即便像大老郑“女人”这样的暗娼,从道德层面无法被接受的一种现象,作家也是从悲悯情怀去观照这一事件的无奈,并没有站在道德与法理的制高点对

主人公给予无情的批判。作家还善于发现并描写普通人之间的丝丝暖意,《如果大雪封门》中几个北漂青年的相互包容与关心,《推拿》中盲人群体的敏感、封闭、自卑,可当有难时,大家一起伸出援助之手,积极捐款,细心呵护,担责签字,这一系列情节无不诉说着盲人内心柔情善意的崇高与伟大。除此之外,对爱情的礼赞(《香炉山》),老人思旧情怀(《七层宝塔》),都是作家们对人类细腻而又复杂情感的有价值性的书写,让我们感受到人生的美好与人性的光辉。

三、江苏获奖小说的艺术表现

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娴熟运用,可以说是江苏获奖小说作家的共同特点。这也是江苏作家从现代文学的叶圣陶到改革开放初期的高晓声等作家开创的优秀传统,可以说江苏获奖小说作家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获奖小说的现实主义手法表现在作家对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精准观察以及对人物环境的准确描写。当一个社会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秩序等处于相对稳定时,人们往往是常态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与自在的心理状态。但当社会变化、经济转型、时代变迁时,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一系列方面都可能引起或大或小、或隐或现的变化。文学当然不能对这些变化熟视无睹,哪怕是微小的变化,他们需要见微知著,精细观察,精准表现。《城乡简史》《大老郑的女人》《伴宴》《七层宝塔》《飞发》等小说中,作者善于抓住社会转型期的影响,发掘生活的外在变化以及人们内在的心理律动。王才父子对城市的向往,大老郑“女人”对暗娼生活的习以为常,宋琛低下身段,为在台下饮酒把欢的土豪老板们伴宴,乃至唐老爹对城镇集中居住的严重不适,这些素材既体现着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变迁,更体现着人们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感受等方面深层的细微的变化。不能不说作家观察独到与细致,对这些转型变化充分表现,让读者领略到了时代的风尚特征。

精致的细节描写是江苏作家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又一普遍的特征。细节是小说文体意义的聚光点,往往一个细微的动作、或一句台词、或一个表情描写,却能传递出诸多信息,这就要求作家有深厚的文学描写功底。乡村权力化身的村主任王连方在位时,其妻常常“倚着门框嗑瓜子”,一副主任夫人的派头,从侧面暗示了王连方权力效应。《香炉山》小说的结尾,“我”在上桌上摆了三个杯子,一个杯子敬天地,一个杯子是自己,再一个就是令“我”心动偶遇的男青年了。这样的细节描写,未著一词,但“我”的心思却跃然纸上。细节描写虽在小微处,但它们支撑的小说意义的空间却是令人瞩目的。

小说的语言美是江苏获奖小说的重要艺术呈现。在语言的整体性上呈现出准确、形象和哲理三个方面特征。

准确是语言的首在要求,选择什么样的词汇去构架语句,要看作家对语言的理解力以及对所要表现对象的熟悉程度。准确就是合适,就是恰到好处,小说语言的准确就是作家用适合的语言去恰当地表现描写的对象。《茨菰》中,当姑妈从外面回来一眼瞧见院子里表哥带回来的一个年轻女子时,“她以为我表哥带女朋友回来了,有点喜悦,又有点紧张,像做贼一样地往厨房里一闪,闪进去了,又出来,抿着头发,站在那里咳嗽”^[3],这是一位母亲期盼儿子有女朋友的急切心情的呈现。喜悦自不待说,“紧张”什么呢?未有思想准备,想在未来的媳妇面前有个好印象,所以悄悄地“闪”进厨房,为的是理一理头发,沉淀一下心情。“站在那里咳嗽”,是保持一种长辈的尊严,又用咳嗽声引起所谓“女朋友”的注意,让她先招呼自己。这一段语言虽朴实简约,但很恰当地表现出姑妈作为未来婆婆既喜悦又紧张,既想保持庄重又迫不及待想与“准媳妇”对话的情态,可以说惟妙惟肖。《七层宝塔》中,当唐老爹听说村庄千年宝塔被拆除时,“好像宝塔的拆掉,他的脊梁也撑不住了”,这里“撑不住”是有说法的,宝塔陪伴村庄上千年,低头不见抬头见,宝塔成了他们祖辈辛勤劳作的见证,人塔融为了一体,尤其宝塔八个角的铜铃铛风吹而响,清脆而响亮的铃声

成了唐老爹整个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现在宝塔被拆除了,居住在很不顺心的所谓集体楼房里,再也不能去宝塔前散心诉苦了,唐老爹的精神垮了,脊梁还能挺得住吗?当然不能,宝塔是唐老爹精神支柱、生命之魂。一句“撑不住了”就准确表现了唐老爹与宝塔之间的依存关系。准确是一种实在,更是一种力量,朴素的语句中,蕴含的是文质一体、语义相符的审美力道。

江苏获奖小说的语言美还表现在语言的诗性特征上。小说语言往往通过暗喻、比拟、通感等手法的运用,增加语言的韵味,增加语言的形象与生动。如果说语言的准确性带给读者一种朴实的力道之美,那么形象生动的语言带给读者的是灵动性、抒情性、飘逸性、想象性的享受。《香炉山》的开头就是诗一样的句式“一条河,一个人,一弯月亮”,简洁而又有画面感。在描写苏南乡村景象时,作家写道:“每一个村子都被树木掩藏,路上铺着干净清凉的石块,村子里河道纵横,清澈的河水从每一户人家的房前或者屋后流过,河水里穿行着一群群小鱼,在夜里喋喋有声。野菊花到处开着,竹林随风摇曳。所有的庄稼地都被辛勤的农人拾掇得秩序井然,棱是棱,角是角,田地里看不见杂草,就如干净女人的床一样。”^[4]树、竹、花、庄稼地相互映衬,流动的河水、穿行的小鱼互为依存。这里动静结合、铺陈有序,尤其是小鱼的“喋喋之声”和庄稼地像“干净女人的床一样”,给我们带来想象之美。魏微《大老郑的女人》叙述的是一个伦理与现实相冲突的两难选择命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去看那对“露水夫妻”,看上去相爱,实际上的确也相容的这样一个特殊故事,在抒发对主人公很难用价值评判的情感时,作者心中其实也充满一种茫然情绪。“这是一首忧伤的调子,在寒夜的天空,像云雾一样静静地升起来了。”“冬夜是如此清冷,然而她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岁月悠长的东西,这东西是安稳,齐整,像冬天里人嘴里哈出来的一口热气,虽然它不久就要冷了,可是那一瞬间,它在着。”^[5]抒情与想象相结合,在像“忧伤的调子”“云雾一样”“一口热气”等叙述中,作者充满了对女主人公的同情与怜悯,而这种感情通过诗一般的语言予以充分的表达。像其他小说的“这年头的城市不是别的,是一个熟悉了隆胸的女人,贪大,就喜欢把不是乳房的地方变成乳房”^[6]、“眼珠子像受了惊吓的鱼,在眼眶子里头四处逃窜”^[7]^[8]等形象化语言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作家们信手拈来,运用得了无痕迹,自然妥贴。

获奖小说的语言美,不仅体现在准确、形象、生动上,还表现在语言的哲理上,即智性特征。所谓哲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当中由经验提炼出来的对人生富有启迪意义的道理。阅读这些语言描写,我们体会的不仅是语言修辞上的技巧手法,而且重要的是语言中体现出的作家对社会人生的真知灼见。“爱情是小蚂蚁,千里之堤就等着毁于蚁穴”(《推拿》),爱情可以是正能量,可一旦生根发芽,转爱为恨也会让人失去理智,走向冲动做出出格的事,毁掉事业和人生。再如“不幸的女人都有一个标志,她们的婚姻都是突如其来的”(《玉米》),生活就是如此,当与心爱的人分手后,伤心的她往往会很快找个人就嫁了。作者在描写权力的诱惑与强大时,这样写道:“权力就是这样,你只要把它握在手上,捏出汗来,权力就会长出五根手指,一用劲就是一只拳头”,权力是个魔棒,当一个人很贪婪权力时,很有权力欲望时,权力往往会变成个人手中杀器。利用权力,其实更要尊重权力,善待权力,合理使用,才能返归权力之本真。谈论成长,毕飞宇写道:“长幼不只是生命的次序,有时候还是生命的深度和宽度。说到底成长是需要机遇的,成长的进度只靠光阴有时候反而难以弥补了。”^[7]^[4]这是在讨论人的成长规律性,生命的时间次序固然有,而这只是时间上的先后,要有成长的内涵,还需要生活的历练,增长经历才可以提升深度、增加宽度。语言的哲理性是语言美的重要标尺,它与语言的准确性、生动性、形象性一起撑起语言美学的耀眼天空。

江苏获奖小说的艺术特征还表现在小说结构的精致性。江苏作家思维比较缜密,构思比较精细,在对小说结构的设计上也是如此,10余篇获奖小说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结构方式,足可以见证江苏作家小说创作的用心。长篇小说的结构因内容的宏大庞杂,一般比较难以设计,但三部江苏获奖小说都能量体裁衣,体现出构思的巧妙独特性。《黄雀记》采用的是隐喻式结构。小说三

个部分与春秋夏三个季节相应,三个季节分别对应着保润、柳生、白小姐三个人物。从季节的完整性上看,还缺冬季,那么冬谁是主角?是人还是不可知的命运?这是作家隐去的部分,我们注意到,上、中、下三部分,看似结构完整,但从对应的季节春、秋、夏来说,又显得不完整,“冬”谁是主角?小说没有安排,这是作家隐去的部分,小说题目“黄雀记”的象征性与小说结构上隐喻性构成了整体呼应。《推拿》涉及人物较多,且又是盲人,在描写上有一定难度,作家采用了“糖葫芦式结构”,以“沙宗祺盲人推拿中心”为点,扩展至上海、深圳等盲人推拿中心,以盲人工作生存为经,以盲人爱情为纬,每节以一两位盲人名字为标题,重点串连起王大夫、小马、都红、小孔、徐泰来、金嫣、张宗其、张一光等10余位人物形象。人物虽多,但作者是分章节按人物分头来写,因而写得脉络清晰,有条不紊。《北上》则采用的是双线结构,一条线索是小波罗沿运河寻找弟弟,另一条线索是小波罗弟弟随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经历,在叙述上交错进行。

获奖的短篇小说结构设计也是多种多样。《城乡简史》采用的是双线平行结构,一条线是城里人下乡寻找他的日记本,另一条线是乡下人进城寻找香熏精油,两条线未能交叉重合,各自发展,在对比中映衬农民工的满足和城里白领对生活的厌倦,表现了城乡居民不同的生活心态。这是浓缩的城乡发展与心态史。《大老郑的女人》采用的是回溯性结构,小说开头按部就班地叙说大老郑与“女人”的故事,好像叙说的是当下,然而在小说的结尾笔锋一转,交待了这是15年前发生的事,还发出了现在两人不知怎么样的询问,使小说显得自然而逼真。《香炉山》采用的是递进式结构,通过人物的心理变化来构建故事,从“我”对男青年的怀疑,到好感,再到小说结尾的“我”对他的信任和萌生的爱意,可以说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读者随着小说人物的心理路程,不断前行,与主人公一起享受“一晚之爱”。其他小说如《玉米》《伴宴》的线型结构,《茨菰》《如果大雪封门》《七层宝塔》的横截面式结构,都各有千秋,严谨而精致。

江苏获奖小说在全国“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中占有较高比例,除了江苏繁荣的创作传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强大的创作队伍外,也跟江苏作家自身的素养与努力分不开。对社会变化观察的细致,对现实主义精细描写手法的理解,诗化的具有智慧的语言运用,以及严谨的结构设计,当然也包括灵活的叙事视角的把握等,这一切都标示着江苏获奖小说所蕴含的深刻与多元的思想性和纷繁复杂的艺术性。以题材的日常性取胜,以描写的精致性见长,以主题的深刻性为标识,形成了江苏优秀小说创作的特征,也奠定了江苏小说在全国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位置。

四、江苏小说发展的思考

从获奖角度来说,江苏小说在全国处于很高的位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江苏文学创作成就的显性标识,毕竟四年一次的评奖是万篇选一,着实不容易,确实从获奖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作家的创作水平以及江苏文学创作的整体发展态势。江苏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比如说题材的日常性、描写的精致性、意义的丰富性等,但这也可能成为江苏小说进一步发展的制约,也就是说当特点成为一种共性的重复时,虽在某一阶段彰显了独特的成就,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又似乎不能停留于此。所以,如何认识自身创作上存在的不足,如何把既有的优势化作江苏小说成就进一步提升的“肩膀”,应该是我们认真进行反思总结的。

在题材选取方面,江苏短篇小说着重选取特定历史阶段,如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改革与保守等矛盾转型时期的事件,进行片断式叙写,体现了作家观察的敏锐性,如传统文化的失落(《伴宴》)、城乡生活的差距(《城乡简史》)、农民生存方式改变的不适(《七层宝塔》)、手工技艺的发展(《飞发》)等,及时表现了时代变化背景下社会外在以及人物内心存在的状态,应该说具有深刻的历史与审美意义。但这些总使得读者有意犹未尽之感,缺少像鲁迅的《祝福》《故乡》等让人刻骨铭心的感受。就获奖的长篇小说来说,《推拿》在对特殊群体的关注和描写的细腻上赢得了读者,

《黄雀记》以苏童一贯的香椿树街叙事和拉长的历史背景与多元的意义营构受到肯定。这两部长篇确实有比较高的创作水准,单就题材选择来看,《推拿》无疑是开拓性的,《黄雀记》虽选取的是以香椿树街为活动舞台,但在题材内容上还是有新意的,如寻找出窍的灵魂、保润的善于绑人等。不过长篇小说应该有厚度,具有历史的纵深感,或蕴含着浓郁的文化色彩,这样才能显得厚重大气,比如《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的历史厚度与现实容量值得我们去研究。《北上》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

现实主义笔法精细式的细腻描写,是小说创作手法的“常青藤”“万年青”,我们丝毫不怀疑它的表现力与感染力,比如《推拿》就给我们深深的感动,一群盲人的打拼、摩擦、生存,在作者笔下得到精细呈现。其他中短篇获奖小说也基本上走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路子,这也充分说明了现实主义的不竭生命力。然而透过江苏获奖小说几乎清一色的表现手法,我们很难满足,总觉得缺少一些气势,缺乏一些让人觉得不适应的东西,换句话说,缺乏一些“陌生化”的效果,太实而显得有点平淡,太细而显得有点拘谨。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粗放,需要一些空白甚至是欠缺,这样才显得真实而生动,粗犷而新奇。苏童的《黄雀记》获得好评,除了故事的精妙、描写的细腻外,跟小说对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有一定关系。小说虽是现实主义题材与笔法的底色,但是象征意象的设置、题目的隐喻,都在为这篇小说内涵的拓展起作用,也使我们在见惯了日常性的再现式描写方法外,感受到了因象征手法的运用带来的表现手法的丰富。卡夫卡的《城堡》、霍桑的《白鲸》带给我们的是迥异于常态描写的惊悚和好奇。像这类小说荒诞不经的写法,我们可以更多一些,这也应该是未来江苏小说走向表现丰富性的一个路径。

文学是人学,文学要写人物,小说当然如此。无论是短、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人物都应该是小说的中心要素,没有突出人物的小说,很难让人产生大的震撼。鲁迅小说让人难以忘却,是因为祥林嫂、阿Q、闰土等一批人物的形象生动而又深刻,孔乙己的迂腐、狂人的抗争、魏连殳的孤独,哪一个人物不是个性鲜明特点昭显,我们能记住鲁迅的每一篇小说,这不能不说是鲁迅重视人物刻画的效果。可以说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作品,无不与典型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如于连、安娜·卡列尼娜、桑地亚哥,这些人物就是对应小说的代名词。反观我们的小说创作,这些年来人物描写有弱化的现象,事件琐事包围和屏蔽了人物个性,我们只看到事件的来龙去脉或日常生活的日出日落,而看不到人物的成长史、奋斗史、创业史,很难触及人物的内心世界,很难呈现人物的精神维度。未来江苏的小说创作,要在日常叙事或一般性题材中,让人物动起来,活起来,能成为小说的标记,成为小说人物画廊中典型的“这一个”,从而使小说真正成为“人”的小说。

地方特色是小说成熟的一个要素,鲁迅曾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8],我们也可以说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一个作家生活在他的乡村、城市,生活在他的山水地之中,作家身上一定会沉淀着生长环境的因子。而这一环境中的草木山水必有它特别的地方,尤其是一个地方随着历史脚步行进,必有它文化的传统、文化的基因,而这些外在的环境是这些文化乃至习俗的有形载体。马克·吐温笔下的密西西比河,鲁迅笔下的鲁镇,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他们给读者呈现的是具有浓郁地方文化精神或文化特点的世界。徐则臣的新作《北上》,围绕着大运河构思。大运河可以说是江苏的母亲河之一,如此重要的地理标识,我们以往恐怕只是作为水乡背景,小写小叙,小打小闹而已。《北上》以此为对象,却把历史的镜头拉长,期望写出运河秘史,而这运河秘史跟江苏的历史文化人物事件联系在一起,明清两朝淮扬一线的繁荣,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的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大运河能够呈现出属于江淮大地的文化精神与特色。这样的作品地方文化的烙印是清晰的,小说内涵与生命力也会更丰沛与充实。江苏历史宏远,文化丰富,积淀深厚,诸如楚汉大地、六朝古都、水乡世界等都可作为江苏小说创作的底色,构成江苏小说的文学地理标识,从而打上江苏地方重要的精神与文化印记。

总之,新时期以来江苏小说创作成就突出,形成了以短篇小说领先、长篇小说异军突起、中篇小说稍有短板的获奖格局。未来江苏小说创作如果更加注重选材选择的新颖、思想提炼的深度、表现手法稳中有变和地方文化的融入,那么江苏小说创作必将不断发展并且更加繁荣。

参考文献

- [1] 翁菊芳. 权力对人的异化:《玉米》解读[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2): 50 - 53.
- [2] 刘丹. 论苏童小说《黄雀记》的宿命意识[J]. 名作欣赏, 2016(12): 12 - 14.
- [3] 苏童. 茨菰[J]. 钟山, 2007(4).
- [4] 叶弥. 香炉山[M]//张学昕.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 短篇小说卷2.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429.
- [5] 魏微. 大老郑的女人[M]//魏微. 魏微十三篇.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 174.
- [6] 毕飞宇. 推拿[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26.
- [7] 毕飞宇. 玉米[M]//张学昕.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 短篇小说卷1.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8.
- [8] 鲁迅. 致陈烟桥[M]//鲁迅. 鲁迅全集: 第13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81.

Research on Award-Winning Novels in Jiangsu since the New Period: A Case Study of Novels Winning the Lu Xun and Mao Du Literary Awards

SHI J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2233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New Period (1978 —), the novels written in Jiangsu have won many awards 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The successive awards of short stories, the surprising awards of long stories, the combination of old, middle and young writers, and the balanced dispersion of awards of the regional novels ar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vels written in Jiangsu. The themes of the award-winning novels have been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in the rural areas,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 bottom life, as well as culture and history,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universality, realism, profundity and positivity. The various and diversified artistic expression of the award-winning novels, the skillful realism expressions, exquisite detail description, rigorous novel structure and individual poetic and rational language have constituted the overall aesthetic style of Jiangsu novels since the New Period. In the future, the novels writers in Jiangs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xploration of novel themes, development of artistic skills, the shaping of unique imag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culture,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Jiangsu.

Key words: award-winning novels in Jiangsu; Lu Xun Literary Award; Mao Dun Literary Award; the New Period; aesthetics

〔责任编辑:王建霞〕